

# 後漢書

第四十五本 列傳

第五十三卷

李固 杜喬

第五十四卷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漢書門類		五〇二六	號	四二	函	一〇	架	六〇	冊
------	--	------	---	----	---	----	---	----	---

漢書		五〇二六	號	六	冊	三	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6
冊數	60	(	45)
品號	280		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李固杜喬列傳第五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二

李固傳

子夔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

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八二

千石見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曰相書

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遊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於風角星筭河圖

識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



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

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其

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

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陽嘉二

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

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又特問當世

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

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其

之犯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寶有山川史記

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武侯淳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

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

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

加爵命也今之進德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

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

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

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

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



母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棄權放恣侵

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今聖躬

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

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

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

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

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

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

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

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

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

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

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

知自損故至巔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

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

也按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氏戚為

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



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尊以高爵尚可房者皇右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求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列郡而諂偽之徒

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王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久失才害

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

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

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

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



下民將盡病也

板反也卒盡也癯病也詩大雅九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

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

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

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北斗斟酌元氣

運平四時

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氣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

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

也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

責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

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

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羨也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

之則天下無不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

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



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

紀史一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

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

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

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

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

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

臣死順帝覽其封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

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

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

梁商又僕射黃瓊救胡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劉攽曰按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

復拜議郎少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

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



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

從事中郎商以右父輔政而乘私自守不能

有所整裁灾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

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衰儀父以

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

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

與隱公盟假以見葆賞義劉放無駁以

日注為其與盟也案文少一公字無駁以

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駁帥師入極

不氏駁之也君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

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

屬外伯榮王聖女也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

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

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

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守死善道論語

魚為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

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是繼續之義不

可施於此蓋本於是繫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

字繫綴天下之望也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



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

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明將

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

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

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灾怪屢見比無雨潤

而沉陰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

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

可為祗畏祗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加近

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月者

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日月者衆陰夫

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

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謹忌

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是以賢達

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全名養壽無有

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令王綱

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

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豈行無留吾事怛怛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威凡輩耽

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在夫下愚不達木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求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

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

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



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

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

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吳恤乃為壇使客

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

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

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

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吳

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

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

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珪

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

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

古王白珪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

不同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

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闖兵於西

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

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

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

君賢人是禮國人無上下陛下撥亂龍飛

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

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

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

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

納遷江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

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



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又楊葵  
葵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  
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  
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  
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  
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  
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  
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又託疾病可  
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

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清

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

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

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

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

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

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

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

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



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  
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  
又宜止盤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  
諸列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入無惠者  
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  
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  
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  
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  
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止人

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

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胡亥

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

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

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改去始皇所封

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近北鄉侯薨闔

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

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此天下

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  
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



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

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宣帝霍光立

也宣帝戒鄧閻之利謂鄧太后立殤帝也

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

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

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

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井一帝尚幼小可

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東陵塋也其於

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

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

者一皆休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

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

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遂

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

承天書曰粵若魯言帝堯鄭玄注曰統魯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也臣

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

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

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文綺弗衣也帝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



弗聽也官垣室屋弗華也棖榻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飯煖羹酸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饑不易也

節者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

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

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

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目大行

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

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

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在逐近臣不得待

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

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璣王衡以

日璇璣王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

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群行政攻劫曰寇

殺入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

諫歲盡則奏殿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

最而行賞罰也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

數郡賊張嬰等攻殺九江郡長九江廣陵是荆

後漢書卷五十三



陽之地故千里蕭條非人傷損木化陵遲而

云兩州也諛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設有誹

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

君固之適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

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

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

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

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

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

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作蜀郡成都人也

傳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特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

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

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

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

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而頻年之間國祚二絕順帝崩沖帝立一今

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善心將軍勞慮



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  
 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  
 衆望且末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  
 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  
 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  
 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  
哀王子也昭帝崩霍  
 立光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  
日博陸平取其嘉名無  
 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霍光召丞相巴不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  
 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  
 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  
 臣後應者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  
 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  
 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  
 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  
 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  
 先是彘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  
 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敢有以相奪  
 別理而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  
 易奪之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日字林鑽鑽也鑽音質榘榘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堽塢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先域見謝承書也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見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



宣

文帝宣帝皆群臣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

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

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

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

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

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

記曰基字憲公滋字季公金為長史聞固策

免並去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

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

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進子賤畏法執

更驗實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

固尸於四衢雅曰四達謂之衢郭令有敢

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

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右秉鈇鑕詣

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

萬壽亭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

乎

腐生者猶

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



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

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

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踣，曲也。踏，累足也。言天

論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也。耳且適

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

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死也。楚國先

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義不交非類，常糶耕澤畔，惡衣蔬食。

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字尸積十日，不肯去。祖

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遂

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

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

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

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

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

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

德行。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

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

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



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

太公謂祖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

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三兄

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

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

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

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勝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而成賣卜於市各

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

恒人以故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

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

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

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

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

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

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



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  
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  
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  
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  
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  
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  
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  
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  
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

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  
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  
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  
拜變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  
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  
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變上書陳諫  
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  
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  
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



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劉放日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可知當河字或云少一爾字先受爾字謂拜郡詔也  
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  
皆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  
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  
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世吏二千石喬少

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少二千石于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

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  
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  
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  
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沅  
官濟北相崔瑗等減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  
軍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  
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  
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  
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



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

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

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紱蒼頡篇也

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

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

資券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

而巳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宵益州刺

史种高舉劾末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

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

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

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相帝將納梁冀妹冀

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

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撫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孝惠

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又冀屬喬舉記

納采鴈璧乘馬一依舊典

官為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



曰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

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

者唐衡左官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

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

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

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

太后素知喬忠沮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

同止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督喬曰早從宜

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

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

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

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

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

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

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鎖詣闕上書并

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

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



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蕪長

蕪今徐州縣也音機

政有

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

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表崧書匡一名章字叔東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

弘大也言非一塗也

立言

踐行立其言以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

徇求也

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

死與義合也

槩節也立身之道惟孝與義

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欲能熊掌我所欲也一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

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

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

論語無求生以害仁之有殺身以成仁之順

桓之閒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

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確堅貌也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

日臨大節而不可奪

夫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

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憲憲而



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  
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同也致主文宣抗

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

讒人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

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白匿朔遺腹子於山中居

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李固杜喬列傳第五十三終 王師道校正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范曄後漢書六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

為南海太守恢或作悛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

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

領領者西方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



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遠在海濱其俗

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

所望希冀其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

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徵

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

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

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

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八謂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

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一行吟經書

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

子無取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

舉孝廉陳留昔舊傳曰太守冷宏召將行郡

中為相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

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較壇也五

路祈也周禮太駟掌王王路以祀及祀較注

云較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

主祭之以車轆較而去喻無險難劉放曰

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苦芻棘栢此少一苦

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

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



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

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負春祐與語大驚

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祐以光祿四行遷膠

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時濟北戴宏父

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

諷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

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官至酒泉太守濟

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一為

郡督郵會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

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

異其對即日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

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

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

人懷而不欺畜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

為父市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

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

子之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



母立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立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念思難又曰一朝之忿與今若背親逞怒逞快也白白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立送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舍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繯投之而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殘傲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自見天



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  
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  
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鮑陽屬  
汝南郡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  
音紂

###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故城  
也南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  
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谿  
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

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

以廢殘記與之篤以殘記紙不可寫傳乃借  
本諷之狼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  
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  
端木閭一知一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  
洙泗君當編名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  
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  
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  
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冀遂山陽南平陽人  
在分充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  
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



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

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勤依典

義遷左馮翊又徙涼北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

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

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

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

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

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

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客曰大

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

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

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

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

夫仁孝之辯辯也紛然異端互引異文代取

事據代更可謂篤論矣篤厚夫人二致同源

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非復銖

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略也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  
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  
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  
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  
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  
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  
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絲飾也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技

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利孔子取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然體大難備

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

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

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



若先孝後仁則曾參  
不得以不賢於顏子  
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

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  
虞舜顏回是也

繼德既備或仁或孝  
但隨其所稱爾  
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自

公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  
能修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  
故公劉以仁紀德

會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惣兼  
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懷為至德  
曾參閔管仲以

九合為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野兩會于幽

又會檀首止戴窳毋洮葵也  
未有論德

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  
以此而言各從其

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  
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

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

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  
論語孔子曰道

也道之將廢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

也與命也  
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

安  
國注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  
虞夏之書

歷公且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

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  
詠設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設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設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鏤

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

也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羨也論語曰渙爛

兮其溢目也煥爛文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

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王夫

方地為輿負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

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

西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

筆有頂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高鳳讀書不知

暴雨事見逸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東

脩已來東脩謂東帶修飾鄭玄注為人臣不

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易繫辭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

不慙報色媿曰赫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

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人立其

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蓋射曰客

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技左謂右也

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

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

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無也



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求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詁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一

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歛茲史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此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勃而興海王惲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主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秋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入警入暉景帝常與王宴太后



前日千秋萬歲後傳王受益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益也而二弟階寵終

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

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

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

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群不逞之人剽音匹妙反內荒酒

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

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

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刑司不敢彈

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

比傳無使滋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

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一處其法法決

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

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

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

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

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瘿陶王弼遷



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奉鈞黨鈞謂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列郡却退也髡答掾史從

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

弼而責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

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

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祖帝為豕豕侯受學於甘陵周

植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右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搆遂各樹朋

徒輔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平原何理而得獨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本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

曰凡人之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

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

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倭贖罪得免倭音扶濟

活者十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



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  
 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音屬  
 之欲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未  
 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  
 因達覽書○劉攽曰案文說字弼乃大怒曰  
 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  
 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  
 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  
 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誅謗

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  
 崑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  
 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  
 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  
 刎頸九死不恨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  
 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  
 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  
 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行  
 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



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辨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一卒

昔文王牖聖閔散懷金廉里殷獄名或作菱亦名菱城在今

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大

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

史記曰閔大之徒乃求有莘姜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宅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

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

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

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稚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

器醜義所指沒齒無怨也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

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

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摧枉又何壯也仁

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

吾幼活者千人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嚴放力曰法有封孫案文少一子字



吏上下一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大斯亦未可論也

###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多拔立靈帝初秉機政朝

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

書以規之曰植聞琴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

日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村頭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漆室有倚楹之戚倚柱悲吟而嘯隣

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琴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子

無志不知入之甚也昔者韓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踏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

乘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木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

國傷入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



唱然歎息接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以字

死○劉放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以字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上有爭友身

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書陳謀及

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

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植誦先主之書久矣

敢愛其警言哉無月朋曰警今足下之於漢

朝猶且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

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

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謂準之前

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

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今

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

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功以爲己力也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疆仍

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何隙恒

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驚

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驚



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奔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

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

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

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為幹也謂京師為幹四方

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從齊諸田楚昭

獨為奉武並不能用列郡數命植皆不就建

山園也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窳

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詁事也事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

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

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

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周

禮諸經發起糝謬糝粟不成也敢率愚淺為

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止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



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

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

文字爲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

父子並敦悅之與乎衆也自有傳左傳曰今却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

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宜置

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

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

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

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

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

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

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

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

傳劉向所著朏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日行遲而月行

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

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

注曰避正寢也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



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晝曉比年地震  
 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治當寬明近色信  
 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  
 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禦防  
 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禦防  
 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嚴舉賢良實  
 也隨方委用責末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  
 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

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  
 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右以王  
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  
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訖於天上  
帝震怒罪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  
在難赦也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  
 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  
 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  
 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  
幽明孔安國注曰二年考功三年考九年能  
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



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

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

烏桓中郎將負宗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

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

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

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

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

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

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

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

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

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

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

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

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



植獨上書請之豈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  
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  
望也今先害劉攽曰案文少天下震怖卓  
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  
禍乃詭道從輟輟出詭詐也輟輟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  
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  
事冀別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  
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  
已所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

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一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百狼山也

生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

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

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

遺夢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

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止其身

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醑音張丙反以彰厥德

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

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特舉



中郎詔曰得其人興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  
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各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

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

心可知矣夫逢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

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未有不

允豫奪常者也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

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

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豈先計

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是顛沛也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

### 趙歧傳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

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後避難故自

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執娶

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常鄙之不與

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歧娶馬融女宗姜為



妹寡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聳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末會以衣裾蔽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之賤融如此也

三十餘有重疾卧葺七年葺寢葺也聲類曰葺薦也自慮

奄忽乃為遺令敕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逐無

箕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正稱許由所隱處斗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

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亦與

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

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

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

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岐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

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

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玆音

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

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

杜伯度崔子玉以



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出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玃為京兆尹岐懼禍及

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玃果收岐家屬宗親陷

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

部河東從事為玃所殺玃音翦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

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

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

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

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

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

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

嵩先入自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

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危屯歌二十

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

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

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

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

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豎專

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



之留中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

不出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

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

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

守行至襄武隴西郡歧與新除諸郡太守數

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歧詭

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草中二十一日不食也

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歧

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歧宣揚國命所

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

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

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

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

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

至興平元年紹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

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

後漢書卷四十四

二十四



崩唯有荆列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忘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荆列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官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

祿勲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

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冢壙也繼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官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孔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

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

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

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歧多所述作著孟

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世決錄序曰三輔者

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醜也



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各行其俗失則趨勢  
進權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  
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嗜心能  
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  
名明字子具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  
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  
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王石朱紫由此  
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  
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  
歧所作孟字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  
也

贊曰吳翁温愛義干剛烈謂下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

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于幹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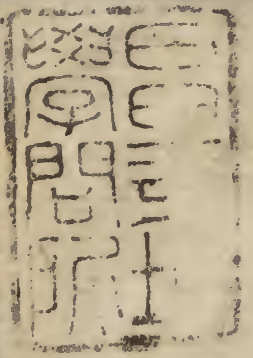
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也衣逢掖

掖之衣此君子有道執者所邠卿出疆專命

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張嶽王 整夔 校正



慶應山



